



賡

秦記

書

十

^ 16
2701
11



門 16
2701
卷 11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吟峻如
壘伯吹
堅式玉
域超眇
校字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臨淄侯曹植也。與臨淄侯以才捷愛幸，數與修書修牋之。何曰牋亦書也，但自下達上之詞耳。其答處筆

筆與來書針對，參觀之，乃見作法。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也。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

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流寓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

重訂文選集評

卷十 答臨淄侯

一

卷十

孫曰：臨淄書中已作排語，歷數諸公，此答但點一二語，已得何

得亦如此排列

孫曰此一段語稍蕪得一刪更妙

孫曰莫能字與下箝口意稍碍

答高視於上○京語

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

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武旦周之資有聖善之教謂母教也詩母氏聖善

帝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

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任心借即書於手

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

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厭植為鵬鳥賦亦命脩為之脩辭讓植

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

刊定刊削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五臣無此二字弟

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植子新論呂不韋作呂氏春秋

淮南王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莫能有變易者今之賦頌即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

別耳言未經孔子刪定故未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曹植書曰揚雄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離騷家刻壯夫不為善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

皆有譽愈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

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帛景鐘景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謂錫

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特惠子

夫子死吾無以為質矣季緒瓊瓊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反答造次不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吳晉漫錄書尾

孫曰論得是

方曰補此截意更周到

孫曰婉勁有致

孫月峯曰亦有詞華。有風度第鎔鍊尚未至。何義門曰筆筆針對來書。有次第。有變化。安頓有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文帝集序上西征余守謹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與弟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敷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三國志
註繁音葵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
鼓吹音葵廣求異妓妓能也時都尉薛訪車子車子御車之子薛訪車子姓名年始十四能
喉嚨引聲與笳同音音白上呈見上指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
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
不抗越細不幽散音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均者律調五聲之均也及與黃門鼓
吹溫胡迭唱迭和黃門集樂之所也云樂官名溫胡樂工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
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
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言竟不能勝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

菜為

轉一作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秦

胡馬之長思去聲北狄征胡淒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

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

頌涕悲懷慷慨自左驥顛史納勳響姐名倡左驥史納響姐能識以

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

牋先自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謂西征事旋侍光塵

寓日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繪形繪聲妙極形容語雖不多風度却在子安嘯

賦上方伯海曰按文既清麗意尤刻入古人云魏祚不永君臣耽

於聲色諫哉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曹植為東阿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謂使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

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青萍干將皆劍名言其才如劍之利也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將莫邪

辭妙句焱絕煥炳焱火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

况於鴛馬可得齊足飛兔駿馬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蚩鄙益著白雪綠水古詩曲東野巴人下里之音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積

玩眈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只贊龜賦一事以華語見致

幅五

幅之

卷十

孫曰此處

方曰此將子

乘書再敘一

以見彼此

何曰暗入句

即後所云展

用也

孫曰此下四

何曰此下四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處語稍
方曰此將子桓
來書再敘一番
以見彼此同慨

孫曰此蓋自比

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漢書唯嚴助與吾邱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坐

棄市壽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文帝來書曰偉長者中論二十餘篇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畏來者伏惟所天謂太子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

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

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以名不建功不立為慮實不復

若平日之時也五臣曰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

之累可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

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衰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孫曰勁歛

不勝悽悽

悽悽謹敬也

以來命備悉

備悉艱中之事

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亦有風致

孫執升曰此亦承文帝書來其興感存亡評論文品似較進步中以才略自許以保身自勵而未復以効用自期知不欲僅以文章名世也

張曰先敘侍宴之情為後願左右之勤張本

孫曰覽景述事前無所改易也頗似賦以感慨悠揚有態

東西南北妙在歷落參差

孫曰蘇長公超然記本此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賧

魏略吳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魏太子到縣與太子賧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自南監年陸日以書明名曰曜靈

雖虞卿適趙平原八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虞卿見魏昭放歌行詩更

寤之後不識所言沉頓酒困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

記秦昭王為書遣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交君幸過寡人為十日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

前無所改易也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今直隸定州府代郡平原

邑及代二縣按代郡今山西大同府代縣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東擊韓信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

謀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泚脂水漸漬疆宇泚水在直隸趙州臨城縣西北喟然

歎息思淮陰韓信之奇譎亮成安餘之失策漢書韓信擊破趙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

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丹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之賢將也邯鄲趙都見前東接鉅鹿存

任元城與魏太子

李齊之流。漢書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社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諺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都人

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

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哉下成安君不聽也。從臨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

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

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往者

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

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

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厥承明之慮出為郡吏久不聞問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吾邱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八為光祿大夫侍中。張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駭於繩墨胸臆糾結固

後段隱然不樂在外之意引古

言之亦蘊藉有致

重內賤外遂成流風可慨也夫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視諸書較濃厚何義門曰中間一段與會標舉俯仰憑弔極淋漓之慨

方伯海曰按重內輕外漢唐以後積習皆然所以然者內權重也漢宣於刺史二千石治行異者璽書褒論進秩賜金得人為盛後此鮮有聞者唐之外任受制於宰相宋之外任多以廷臣降黜往充其職明之外任受制於臺諫避罪救過不暇安得不視為畏途乎必內外更相出入庶幾熟識民情土俗方能察閭閻之疾苦知政事之損益前明多以詞臣入總樞務所見不離兔園冊子債事誤國職此之由惟我

朝內外兼資不拘成格人皆以外任為樂歷年積習一旦頓消規模宏遠矣。

在元城與魏太子

天下朝無關政

征西望風震服

在元城與魏太子

征西望風震服

在元城與魏太子

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

懾三越晉書文紀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夷陷斬送誕宇內康寧奇

愿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故聖上覽乃

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晉書封地今山明公宏以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士嘉祚魏魏

如此謂太原內外協同靡譽靡違違謂不合於唯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

掃除吳會謂吳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謂岷山在四川茂州迴戈弭節以麾天

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

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非子姁讓天下

孫曰此下語稍

不失其正是阮公本懷

於于州支伯堯讓天下於許由言功成而身退也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

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孫月峯曰亦有辭華然尚覺平易未入鍊境

何義門曰阮公亦為此耶抑亦避禍耶許以桓文諷以支許

是其巧于立言處

方伯海曰操以相國加九錫受十郡封魏公於漢司馬氏亦

尤而效之於魏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嗣宗非逐羶附

臭者此賤定有所迫而成然一路只據晉之現在功績而以

陣馬風檣之勢行之到末直自吐露心骨而以真讓與假讓

當面一照莊中寓諷仍是加以美名故言者無罪也公殊不

似醉人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齊書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

世祖武帝也方曰按是已去職而辭別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

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

中疲沃若良馬行貌何則鼻壤搖落對之惆悵搖落謂秋時也岐路西東或以馱同

吧邑東西謂別也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服義服下之道也邈若墜雨翮似秋

帶謂雨離於雲帶離於樹無復返期也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

山川喻王也褒采一介抽揚小善南齊書抽作搜故捨耒塲圃奉筆兔園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帝從子隆也齊書隋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曾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楚境也七澤楚境也尚書

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

傳絕流曰亂五臣浮作游

先敘別情次及前叙中述去意未訂後期

恩加顏色沐髮晞陽喻已受恩也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

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清切落

房寂寥舊葦舊葦王府舊葦也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白雲在天龍

門不見楚辭注龍門楚東門也江陵記南關三門一名龍門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

候歸艤於春渚黃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左傳註餘艤舟名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史記諸侯朝天子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蒼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也楚昭王亡其騎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如其

吾悲與之俱出不與之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

孫月峯曰元暉深於詩此賤渾似詩賦孫執升曰文情委折姿采秀妙陸雨侯謂其驅思入澗抑聲

歸細嫋嫋兮韓娥之揚袂知音哉公孫大司馬錄尚書車馬記也公孫行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合辰肅膺典冊德顯

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咳唾為恩賜收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

發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證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高祖遇昉於

武之必貴為生覺也武之必貴為生覺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相弔大厦構而相賀

明公道冠二儀勲超述古明公道冠二儀勲超述古將使伊

春繼相文扶穀神功無紀作物何種無紀無能紀述也何種不

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天與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天與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

長平

賤

十一

卷十

恩加顏色休矣。賜賜。木則。海深。無。臆。論。報。早。昔。肌。骨。不。斷。
 德。漢。未。運。波。臣。自。薄。渤。海。方。吞。旅。翻。先。謝。
 方。叙。家。舊。事。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門。不。見。
 伏。歸。艤。於。春。渚。
 朱。即。方。開。效。逢。心。於。秋。實。
 如。其。
 復。或。存。社。席。無。改。
 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日。
 夫。不。可。其。死。先。何。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

梁典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昉為記室用舊也公蕭衍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
 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咳唾為恩眇咳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梁書作清宴屬有
 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諱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

孫曰數語更工

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晉言也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不預知梁
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
賀惠樂別也衍殺東昏侯昉免死故云非弔大厦喻蕭衍成功也
 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即遂古將使伊周

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無紀無能紀述也何稱不可稱名也一作造府朝初
 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突瓊璠瓊璠魯玉也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無善唐

突人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聽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孫月峯曰此情事大難言却乃說得婉妙真是巧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

○何曰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為遲作

近以朝命蘊同策冒奏丹誠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摺

紳顛顛深所未達顛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心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宏致此當受而受者

之小節聖子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石戶之農負妻子入海終身不返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此當受而不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周書中候呂尚釣於磻溪得玉璜刻

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

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梁典高帝兄懿為豫州刺史崔暹景反於丹徒懿斬之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

也班師整旅大造王室梁書王室作臺閣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繭黑皴也戰國策公

也

輸班為楚設機械將攻宋墨子重蘭往見公輸般無攻宋淮南
子申包胥累請重賑七日七夜至于秦庭發軍擊吳以存楚國
居今觀古曾何足云

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謂東昏侯欲掩其過不能賞謫之功也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掩毀之悅然有音恐

人間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也漢書荆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

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梁典東昏荒淫歸政闡豎尚書令謫於中書首

飲鴆憂論語比考讖殷感如已玉馬走玉馬駿賢臣奔去也以微子去宋喻賢臣去齊歸梁也
論語陰嬖譏庚子之巨金版出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謂桀殺關龍之後庚子日庭中

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商也謫與東昏同姓今殺謫亦當如此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冥志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襄伏哀感乃扶上馬陳兵而出東觀漢記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

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海若海神也登山神僉鬼見吳都賦山戎孤

竹束馬景影從漢書鄒祀志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如日影之從也伐罪弔民一匡

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韓詩外傳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崖嘉止之日聖人仁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遺茲

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論衡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

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

有愚誠不任慙欵悉心重謁欵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孫月峯曰嗣宗勸晉猶存體而此全是非上媚篡語然摛詞

自佳

不上下下
振宕有姿態
方曰直噴破
此語從無
更可想步去

此下敘漢武
與精切

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而惑甚益鐘功疑不賞
居今觀古曾何足云
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晉書太尉蔣濟傳籍有才雋問掾王默辟之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籍已去濟大怒默懼與籍書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含威也本書咸有一德羣英

翹首後賢抗足晉書羣英作英豪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

下走為首辟猶召也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魏文侯師子夏漢書注擁篲為恭也如今夫布衣窮居韋

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鄉鄉卜

子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一作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

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

日晉書日作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承上起下竭力振宕有姿態方曰直唱破當日此語從無人道可想步兵識量

方曰恩謂之謬舉謂之清臨與

不恭兩言盡之

言言身言

孫月峯曰嗣宗酣酒縱放為文宏豪蕩直率今此記却雅婉有度豈持杯則猖狂操筆則沈細邪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少卿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時也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答。前陵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也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

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

滿。韝韞衣也韝韞羶帳也纂注韝韞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也。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元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

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

鳴。蘇武書側耳遠聽不聞人聲杜華注胡笳序笳者李伯陽八西戎所作也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

以上敘所以答書之由。何曰此一段便似了卿從未悉其降北後事者其為擬託何疑。首段總起下分兩段二以辨負國恩之由二以見負陵心之故而以陵雖孤恩二語收之。

書 答蘇武

七

卷十

孫曰略點意然亦具態

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蘇武書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為其父當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積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八祇支。令人悲增。忉忉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

孫曰此亦是實情故說來自覺有味然太凡文字平平正道去每不能動人惟是就曲中說出直錯中說出苦然後痛切悲至有驚心動魄之境此是人心不平易處此段推原前事也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

以辨身之所以負恩非得已也

山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

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

孫曰說得濃至有態此處微欠節奏第此三節意若條分縷析又恐語落緩弱無此朴直矯健之勢文蓋自有天機難以刻論邵曰每用然猶作轉勢說得敗亡之餘如許生色

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匈奴

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容主

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

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

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

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

直丁文選集評

書

答蘇武

直丁文選集評

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管之五十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李陵戰至塞恐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

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盡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得免耳。一作不免得何曰不免得與不可復得應疑是善無得字昔高皇帝

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而執事者云云。執事漢朝執事之人苟怨陵以不死然陵

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

報恩於國主耳。前陵與武書云陵所以然者冀其驅馳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

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吳敗越越王棲於會稽七年無循其士民吳王北會

張曰此念非假何從剖見

陸曰成敗論人微辨不死之故妙有含吐何圖二語正見漢之孤負陵心陵之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孫曰說得哀痛點得醒是一篇警策

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曹沫魯人以勇力事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比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以魯會于柯既盟于壇

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盡還魯侵地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上怒下廷尉械繫之又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嘗言呂氏即曰上一日晏駕

則曾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車駕呂氏使武士縛信斬于長安鐘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遷

處蜀道呂后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殺之遂夷三族

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見西征賦漢書周勃免丞相就國常被甲令家人持兵自衛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實嬰封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

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此段備明漢之負德却引他人為証以負陵處前已言之此言漢之待人太抵如此耳

孫曰二子謂范曹覺與上下不

接五臣謂賈周
近是顧遐舉二
字又是未妥
慨引功臣一層
引先將軍一層
併及子卿一層
一步緊一步

張曰又即子卿
身上講薄字

孫曰就蘇事反
詰更親切有味

哉賈誼見鵬鳥賦漢書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二子謂范蠡曹沫也向日指周賈以周賈二子有遠舉之才而不得展故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

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謂李廣也賈臣謂衛青也漢書大將軍衛青擊匈奴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合廣出東道東道過遼東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不聽廣引兵出感失道大將軍問狀欲報天子廣謂其麾下曰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不復對刀筆吏遂自刎

且足下昔以單車

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

北之野漢書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匈奴蘇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助常蘇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

奉使皓首而歸丁年壯年也漢書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

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何曰蔡嵩獨斷云漢興惟

王子封為王者得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此言當享茅土之薦乃後人語也况漢法非軍功不侯丞相封侯始自公孫夷之恩澤博望裂土事由將軍茅土千

乘云殊垂事實戰王上書亦以楊敞無勞為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緣得侯自唐以後承用多誤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難也

聞子之歸

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屬國今屬國四夷之屬中國者典主也漢書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日典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

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

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

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說詩醇證今人負恩為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漢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

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纏入妨功害能
四語更覺痛心
切骨

俞曰厚薄二字
一篇關鍵

孫曰總收一篇
甚勁有凄風

苦雨如樂之亂
草頰雜激烈最
悲最促洋洋盈

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
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

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亂子無恙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勿

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陵所居在北茲云北風者南風向北而來也

孫月峯曰劉子元疑此書為齊梁文士擬作蓋謂其詞氣稍涉華麗又班史不錄故云爾然枚乘七發王子淵四子講德諸篇班史亦不錄而詞氣亦復與西京文殊豈皆擬作邪且齊梁文士顏在輩即為最其文與陳王諸表尚隔一關安能為此書哉○文果不似西京然又不落魏晉正是東京朱叔元等筆氣凡文皆有濫觴安知此調非少卿為之階耶何義門曰通考東坡答劉沔書曰李陵答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斷乎無是方伯海曰按為臣死敵自是常理若藉口不忍目前之死

圖日後之功是國家無死緩之臣矣且已降敵心懷兩端是何異再適之婦望故大而思復也但陵當日罪之可原全由以五千步軍當十倍強敵勢孤援絕以功折罪網或可寬殺其妻子併及老母斯為過矣嗚呼陵自是奇士遭逢不幸身名俱裂君子諒其心終不能為之諱其事然則士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哉書則淋漓酣恣神似龍門馬遷再拜言少卿

下異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按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勤悲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不相師者

善也用流俗人之言狗彘善而用作用而僕雖疲為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

諺曰誰為為之就合聽之誰為為之者誰為之者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

女為說已者容女為說已者容若焚大賈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

孫曰先進任
御賜書是
篇持論之根

徐曰軍軍述

徐曰子期

徐曰五

徐曰

名死則葬。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即願。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

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陵所居在北。故云北風。若風向北而來也。

孫月峯曰。劉子元疑此書為齊梁文士擬作。蓋謂其詞氣。諸篇班史亦不錄。而詞氣亦復與西京文殊。豈皆擬作邪。且齊梁文士。類在蓋。即為其文與陳王諸表。尚隔一關。安能

無然。天全。始。書。俱。林。漸。酒。灑。林。以。消。門。魏。晉。正。是。東。京。宋。叔。其。妻。子。相。父。子。其。心。絲。不。斷。然。之。謂。其。事。然。則。士。寧。為。正。其。以。正。十。世。軍。高。十。計。雖。難。變。而。對。自。景。裔。士。觀。發。不。幸。其。何。與。再。觀。之。誠。望。遠。大。而。思。對。也。則。對。當。日。罪。之。何。則。全。由。圖。日。對。之。也。景。國。宋。無。不。遂。之。引。矣。且。日。對。之。心。對。兩。謝。景。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之義遷報之遷 死後其書稍出

少卿任安字樂陽人漢書遷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違賢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又談官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

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漢書順作慎。意氣懃懃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望望之意不相師不從

善也用流俗人之言狗時俗也。善而用作用而。僕雖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鬱悒不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

女為說已者容也。容飾也。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璧行若

重訂文選集平

書 報任少卿

三

卷一

孫曰先述任少卿賜書意是一篇持論之根

孫曰軍軍述賈款意

孫曰引子期及世已語覺無當若謂舉世莫知貞孰聽者則始終得眼且鳴琴為容何指殊未

快然

孫曰還答書意

由許夷伯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玷也書辭立

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帝東遊也又迫賤事賤事家之私事相見日淺卒猝卒無須臾

之間去聲得竭志意開陳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少卿為太子事囚於獄故云不測涉旬月

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雍祀神之所恐卒然不可為諱諱也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安恨不見報也請略

陳困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漢書符作表符恥辱者勇之決也立

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

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垢莫

大於宮刑先謂祖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上聲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孫曰兩段一說官刑一序生平

矣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合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總歸不空薦士

孔子恥之去衛適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更記趙良對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發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

孫曰本是情語却以豪氣出之文字風神固在字句之外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

孫曰四不能章法

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孫曰四不能章法

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孫曰四不能章法

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

孫曰四不能章法

能積日累上聲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厠下大夫

之列陪奉外廷末議太史合于石故為下大夫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

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關茸之中關茸俱賤也關茸步也茸細毛也乃欲仰首

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

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鄉曲之譽何曰不羈言不合禮法也注謂材質高遠不可羈繫者非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

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之地謂朝廷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戴盆喻已處於卑聞之地也

故絕賓客之知亾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

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

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

孫曰此下明所以得罪之故何曰以下辨用流俗之言為非得已而兼以抒其憤懣

舊本者夫連讀為句何曰以下言已平日非不慎于

接物

中一大段述救

陵事見愛施之

本取與之義後

一大段極言宮

刑之恥辱跌起

未段著書歸到

立名上為全篇

結穴也

孫曰此與李答

蘇書同敘力戰

一事而被婉曲

細說此直截急

下彼漢能勝此

勁力勝然此書

神氣有餘驅遣

如意讀此復讀

彼便覺彼書氣

萎不振

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孫曰守字無謂漢書作自是奇士是一作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謂通合會之變謂生其罪聲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穹廬前地若庭故曰王庭垂餌

虎口橫挑去聲彊胡仰億萬之師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

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如字言陵軍數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漢書無半字虜救死扶傷不給

糧給也糧最強大置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之最尊者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去聲軍士卒無不起李陵

卒躬自流涕沫類血飲泣張空拳漢書張上有更字善曰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盤頰也類洗面也漢書李作卷音圖李

奇曰卷音弓也善曰顏師古讀為拳擊之拳大認拳則肩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

未沒時使去聲有來報史記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方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

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

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孝經援神契母之於子絕少分

能得人之死力至無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言觀彼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

謝曰此敘陵之
大指却用以為
二字虛提在前
而正面只一句
輕點

有路適會召聞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睡

崖崖眦恣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漢書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合淪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問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也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列分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去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

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

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二之蠶室俱次也若人相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

人言也僕之先人善無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而定封說於是申以丹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何曰以下言已
非隨俗流轉不
自樹立顧自有
足以垂榮萬世

直丁文墨集平

書

報任少卿

卷十

謝曰曰因為日
卒從見有文致
之意絕無平反
之心

次也漢書俱之作葺以甘
推也推置蠶室之中也

善無

白馬之盟

看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

孫曰此下述受辱不引决意

孫曰連用四不辱五受辱甚偉壯與賈太傅治安策中連用淮陰等八反字同法

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善無俗次比三字與能作能與漢書無次字特以為智窮罪

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又有死字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上

次誦體受辱油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髮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斷肢類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大夫之位必擇賢者使居之故不可加以刑正以勉勵士節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

烈喻歎欲絕真是有力量文字

謝曰六臣心作正然似心字與頭字對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此疾苛吏之辭定計於鮮也文類曰未遇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圜牆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五臣威作畏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於羑里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漢書志當三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管殺之梟其首俎其骨肉于市其誣謗罵詈者又斷舌故言具其謂五刑皆受也淮陰韓信王也受械於陳

也衣赭衣關三木赭衣罪人之衣三木在項及手足也季布為朱家鉗奴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帝大將

也衣赭衣關三木項藉滅高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賣於朱家為奴灌夫受辱於居室灌夫為大僕為丞相田蚡所怒縛於居室居室保官亦當時繫

張曰激宥辱字極其酸楚

孫曰此下述欲著書意

孫曰凡文字貴鍊貴淨此文全不鍊不淨中庸稱有餘不敢盡此則既無餘矣猶嗟嗟不已于文字空不為佳然風神橫溢讀

者多服其跌宕不羣翻覺鍊淨者之為瑣小意態豪縱不羈其所為盡而有餘此所由筆力超越故此等文字最不易學之須多讀書養得一氣充足據案一揮庶幾彷彿先借古人以發作書之意

罪人之所以上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罔法也

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

之勇怯勢也強弱刑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善有自早裁繩墨

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繩墨獄吏之繩墨也節節

也節淋滴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

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皆勉勵自殺也僕雖怯懦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

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始為妻生子曰臧齊燕之北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醜稱也由同能引

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

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斷足曰臙孫臙與龐涓俱學兵法涓害孫自以爲能不及臙乃陰使人召臙以法刑斷其兩足而歸

之呂覽曰非作於遷蜀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善作發憤之所為去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述往

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遷終自比於左邱孫子故復言之僕竊不遜何曰不遜猶言當仁不讓耳近

且丁文選集平書報任少卿

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散亡遺棄之舊聞略考其行事。綜

其終始。綜理也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帝下至於茲。漢武為十

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

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五臣以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

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一作負下未易居。下流

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下流至賤多生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

污辱先人。戮辱也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

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

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諷謬乎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孫月峯曰。粗粗鹵鹵。任意寫去。而矯健磊落。筆力真如走蛟

龍。挾風雨。且隋句險字。往往不之讀之。但見其奇肆。而不得

其構造鍛鍊處。古聖賢規矩準繩文字。至此一大變。卓為百

代偉作。孫執升曰。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序自己著書垂後之意。迴

環照應。使人莫可尋其痕迹。而段落自爾。井然原評云。史遷

一腔抑鬱發之史記。作史記一腔抑鬱發之此書。識得此書

便識得一部史記。蓋一生心事。盡洩於此也。縱橫排宕。真是

絕代大文章。

孫曰。總收歸憤

嘆意。

孫曰。此亦亂章

急管促柱。以寫

其哀激。不如此

前面姿態太濃

住。

孫曰。前審矣。此

不信。皆于文字

百丈勢中。插此

短句。然却頓挫

有態。更覺勁。子

長。每有此法。

蘇升大文章

一類賦類一類史類蓋一主心事盡則賦也出蘇蘇賦其真景
一類賦類一類史類蓋一主心事盡則賦也出蘇蘇賦其真景
一類賦類一類史類蓋一主心事盡則賦也出蘇蘇賦其真景

其金亦其

百文轉中計也

不計其早文字

然巨即審矣

不計其早文字

然巨即審矣

不計其早文字

然巨即審矣

不計其早文字

然巨即審矣

今雖為自艱難曼 翰以自論 無益於谷不計厥及取尋耳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漢書楊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遂歸家聞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底致也五臣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先人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漢書霍氏謀反楊先聞知 終非其任卒 突、接、

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督正 慙慙甚厚然竊

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 言鄙陋之愚心

則若逆指 逆來書 而文過默而自守 漢書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

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天子侍 與聞政事會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以上敘報書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孫曰兩不能是 步驟任安書前

後賴先人賜書
教督邱墓乎下
流等語無非彼
書餘瀝
方曰認罪中語
俱帶憤

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
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漢書廷上章
皆於公車有不如法以付北軍尉北
軍尉以法罰之楊暉上書遂幽北闕又頓宕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

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豈下有意
字無其字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

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一有
思字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

園治產以給公上公上縣官
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譏議也五臣此下
有以字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終謂終沒也既盡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

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當作
瑟奴婢歌者

孫曰是恣肆事
敘得亦恣肆大
有味態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去聲彼南山蕪穢

不治平聲種一頃豆落而為萁漢書注山高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朝廷荒亂
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貴直之物零落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言但取
適性也憚幸有餘力一作
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

利五臣無
方字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

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本董仲
舒對策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尙安

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今山西
汾州府文侯所興有段

以上是反他來
書大臣廢退當
杜門惶懼
以下是反他來
書治產業通商
客有聲與尋句

以下責其不知
去就之義洩其

餘憤。孫曰筆鋒自是勁快，慨歎處有拋擲之勢。

千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平涼府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孫月峯曰：是憤怨語而豪邁自肆，於譎激處見態。

何曰：孔文舉誤次朱叔元之前。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與孝廉補尚書郎。遷吳會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

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又盛憲會稽人，初為臺郎，路逢章子容，貌非常，憲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載歸，與言，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浦曰：發端便凌動。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浦曰：起點活潑。

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

何曰：時意避難於許昭家。

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

不得復永年矣。復字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此段請救正文。

桓公恥之。公羊傳：邢亡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

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五臣命不期

於茲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後漢朱穆感世

以上就友道說
以下就國家人
材說
輕薄之習千古
如一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何曰三國志評作平音皮柄反

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以稱歎
孫曰此處氣微不接疑有脫誤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見國策郭隗謂燕昭王語

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
無轉折之迹

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

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鄒衍自齊往
史記昭王為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衛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
獸燕路者矣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市駿自之義

浦曰為士品增價就古作勸脫甚

悉

孫月峯曰縱筆無結然雄邁之氣亦自不倫

孫執升曰前半以交論則當致孝章以宏友道後半以國

事論則當尊孝章以切衆賢深情遠韻逸宕絕倫原評甚明

當仍之

浦二田曰要對乞書始難入解不得俱以荐賢公共語涵看

一副愛士愛交熱腸等墨外神韻拂拂北海曠代逸才也

一區粟士愛交燕亂... 蕭二田曰要機心書... 當... 車... 然... 因表不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彭寵字叔元為幽州牧守薊城欲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

何曰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

故吏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贖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按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薊今順天府大興縣涿郡今順天府涿州漁陽今順天府薊州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

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見左隱元年伯通彭寵字以名字典郡有佐命

之功名字謂舉聲遠聞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

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一作有字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

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如靈輒倒戟以救趙直于中山君以一食而獲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

重刊文選集解 書 為幽州牧與彭寵

此以道理曉之氣極和平

孫曰婉而醇

此以大義責之氣亦和平

此繫承上生心
外叛來

此以利害惕之
其氣甚厲文字
由寬而驟處

此責其自伐之
愚
孫曰妙喻雖近
謔而實破的千
載話柄

一此責其不度德
量力之愚

孫曰且嘆且呼
大有妙致
此直喚醒其愚

孫曰收諸銘利
刺骨

官也。後漢書更始使漢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蕭。以寵鄉閭。故人大喜。拜寵偏將軍。魚陽太守世祖。又以書召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起拜。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

以爲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

令之嘉名。造梟鷙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

與耿俠遊。耿光字俠。遊後漢書。及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趙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善有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

國。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

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

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孟津。即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嬌婦之

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徵。應徵。寵與所親信。史計議。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爲

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

事自疑。即指不應徵之事也。願留意顧老母少弟。五臣少作幼。凡舉事無爲親厚者

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後漢書。寵獨在便室。若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

孫月峯曰。甚勁有氣。議論甚透快。亦有辭鋒。

此等承上生心
外來

陳骨
蘇曰如諸證

此以和言陽之
由寬而

此直與魏其馬
大序以證
蘇曰且與且也

量六之風
其責其不與證

蘇曰奉曰甚懷亦深滿其甚悉也亦自猶疑

此等承上生心
外來

陳骨
蘇曰如諸證

此以和言陽之
由寬而

此直與魏其馬
大序以證
蘇曰且與且也

量六之風
其責其不與證

蘇然天子此辭何實之只林士以塞孟事之良其不度量也
國林林參登乎也今天不遠里深發如奈何以望望而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土地形勢觀其辭
知陳琳所敘為也

魏志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集序上
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破蜀將張魯也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

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

二籠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

也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

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縞之細者曰縞魯地所出未足以喻

其易縞未作焉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今一作人常有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警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

孫曰此想孔璋
有意侮都督
此盛稱漢中之
險遠

孫曰歎載二字
竟生矣

此言漢中有中才守之便不能克

孫曰唯謀之勢

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苗有扈有扈所以斃有扈國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孽昧以難征者形之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颺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被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不然猶不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單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兼苗桀惡稔厲恭縱使宋翟

此助張魯離險要莫有賢人為之畫策而守者是以我師告捷也

孫曰腴峭有勢方曰以上皆折辨所疑以下言其不是倩人乃是自竭其思此上下分界處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虛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並見左傳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械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于墨子之守圍有餘若乃距陽平據石門陽平石門並漢中險地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羅兵書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柱四曰牝五曰衡六曰輪七曰浮沮八曰雁行奔牛田單火車也見國策焉肯土崩魚爛哉公羊傳註魚爛自內發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王豹誤用遊睢渙者學濼績之絲

陳留記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繡散絲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述異記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音義案沮通睢渙字

孫曰只一情人 意何用如許 廣 譽亦覺傷煩

字書無當 卽換誤 間自入益部 仰司馬 如楊 雄 王 遺風 有子勝 斐然之 志 勝猶小子也 斐然強進貌 殊覺牽強 故頗奮文辭 異於他日 怪乃輕其家 邱謂為情人 魯人不識孔邱 聖人乃曰 是何言歟 夫駮驥垂耳於堦 牧 林外謂之 鴻雀戢翼於汚池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 外廐之 下乘也 及其整蘭筋 相馬經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 又元 中者日上陷如井字 蘭筋繫著千里 揮勁 瀚陵厲清淨 顧盼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 假足於六駮哉 晨風 鷓也 詩傳 駮如馬食虎豹 猶未信邱言必大噉也 洪白 漢書言此邱空也 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 纂 注 楚元王傳 遇其邱嫂 張晏曰 邱大也 猶云大言也 說文 噉 大笑也 孫月峯曰 逐段辨析 勁達有鋒 何義門曰 筆殊健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燿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 遂據江東西連蜀 漢與劉備和親 故作書與權 望得來同事漢也

方曰此番致書 是魏欲與吳和 扯出婚媾來 伴 講求申前好 便 有緣起文字 最 難在開端 是其 慘淡經營處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 無一日而忘前好 亦猶 姻媾之義 恩情 已深 乃以弟 女配策小弟 匡又為子 章取貴 女 違異之恨 中間尚淺也 孤懷 此心 君豈同哉 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 因緣 侵辱 或起 瑕釁 心忿 意危 用成大變 若韓信 傷心於失楚 彭寵 積望於無異 高祖從信為 楚王 後以為 淮陰侯 故云失楚 後漢書 光武至薊 彭寵上謁 自負功德 光武按之 無異 群臣以此不平 光武 知之 以問幽州牧 朱浮 浮對曰 陛下昔倚為 北道主人 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 交歡 竝坐 今既不 然 所以 失望也 盧綰 嫌畏於已 隙 英布 憂迫於情 漏 此事之緣也 漢書 上立盧 陳稀 稀使求救於匈奴 綰亦使其臣 張勝 於匈奴 勝至 胡燕王 臧荼 子衍 亡在 胡 見勝曰 公何 不令 燕且 綰 而與 胡和 事竟 得長 王 燕勝 以為 然 迺 合 匈奴 兵 擊 燕 綰 疑 勝 與 胡 反 上 書 請 族 勝 勝 還 報 具 道 所以 為 者 綰 乃 詐 論 他人 以 脫 勝 使得 為 匈奴 間 而 陰 使 范 齊 之 孫 所 連 兵 漢 斬 稀 其 裨 將 言 燕 通 謀 上 召 綰 綰 稱 病 於是 上 曰 綰 果 反 矣 乃 遣 樊 噲 伐 燕 又 黜 布 為 淮 王 丁 父 是 集 平 書 為 曹 公 作 與 孫 權 三 卷 十

先明起釁之由

次示招徠之意

末開致命之途

次第井然

孫曰章法小變

南王漢誅彭越盛其醜以徇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聚兵伺旁郡警急曹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自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誅赫家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

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

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泰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維匿之而加

匪有陰構賁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

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

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且國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鑒續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

吳志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浦曰緊接構釁代為譬解若漾

孫曰出張劉用側筆意尤忌劉

也

孫曰出脫得好

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

本心不願於此也暢通也言通孫權之心未必願此皆由嬖臣與劉備故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

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

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

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言臣有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

更申前好小事從前構爭之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

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

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

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吳志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軍復退至南郡公

孫曰此却太不實空未足服大

此門面虛談

重丁文選集平書為曹公作與孫權

三

一

浦曰掩飾兵敗以遜詞為大言起後段恐嚇張本

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援荆士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荆州之士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餘地耳何必荆州之士不復還我哉五臣謂荆非吳分乃蜀地也我與君

謂曹仁棄城其地入吳也冀望益權之國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故曰無傷於孤自遂言逃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也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高帝記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入為亂遣

以上動之以利

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自知罪深不敢降上使曉之曰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伐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

孫曰此事在影響聞如此掩飾猶可

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音勸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

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去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正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姑蘇為之次乃陰約昔智伯智果見三君說智曰一主色動而變必昔君矣不如殺之智伯不聽果出易姓為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之穆生曰可逝矣遂謝病去後

浦曰轉落恐嚇本情

和乎中開示禍福只須一二語便已刺心難在軍敗後言之耳

以上林之以害孫曰撰語暢峭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二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以三軍潛步當

浦曰此處可接
取昭擊備矣添
過文一曲

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按笠澤太湖別名漢書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
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驚張兵迎信遂
虜豹而歸按蒲坂今山西蒲州府臨晉今蒲州府
臨晉縣夏陽今解州平陸縣安邑今解州安邑縣

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一本有之心二字然有所恐恐書五臣無以作似為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

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

孫曰徵事切

信左吳之策

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地輿圖部署兵所從出入

隗囂納王元之言

後漢書隗囂歸天水招聚

其民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贛將王元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强元請彭寵受

孫曰明喻其君

親吏之計

見朱浮與彭寵書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

逐張元一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益天

子遣使案梁事捕勝詭皆匿王後官韓安國泣諫乃出勝詭皆自殺梁王使安國因長公主謝王怒稍解後漢書實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車通開光武即位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元說

孫曰責人大難

之曰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

勢必不能從曹

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

公豈昧于此將

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無故為說說以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

攻其心離其交

忍加罪婉猶親愛二人劉備張昭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

耶

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

浦曰張劉平舉

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

側落凡作三曲

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得降漢將得吳降者吳志孫輔

何曰小人大人

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

兩人字疑皆作

重訂文選集評

浦曰末以乘弱
相其意作搖曳
浦曰餘波淋漓
凡尺牘佳境正
于率處見風度

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禁之數歲卒文劉繇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救之州遂南保豫章

疫旱並行人兵損滅指吳地也

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

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

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莫孫權來漢為已輔貳也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

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

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易小畜牽復吉言相牽引復歸順道也濯鱗清流

飛翼天衢。喻去逆效順也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孫月峯曰筆勢洞達說利害明切雖不及孔璋之銘勁而斟酌遣詞較為平穩

何義門曰在文選中甚俊婉在兩漢中為卑冗

邵子湘曰孔璋之檄乘勢怒喝耳元瑜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詞者說英雄之徒全以情諷理喻令人心折固不當以形勢自夸而已于此見元瑜之工

方伯海曰蜀魏不兩立從無使命往來吳當蜀魏之交可為二國之援吳與蜀和蜀取益州漢中是其驗吳與魏和蜀失荆州是其驗蜀重在和吳魏亦重在和吳所云舉足之間便有輕重也此番致書在赤壁交兵以後吳蜀之好方固立言

殊難入手。從婚媾舊好引入。便元瑜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前此構爭。俱可付之度外。又恐受吳以笑。將譏笑情事。豫為揆破五處處。俱占地步。末期以取蜀自茲。是致書本意。行文極有鋒

稜。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

南皮之遊。南皮有皮誠不可忘。既妙思八經。逍遙百氏。彈琴問設。終以

六事。而論余於他處弄一筆少所感雅雅甚盡其技巧為之賦世說魏文帝於此賦持以

之劉子政作彈琴以獻帝大悅魏文持妙此技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南皮所遊地旅食南館。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興興。徐動。從無聲。清風夜起。悲雅微吟。樂往

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

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阮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

轉筆

浦曰南皮之遊

此山此為景正

字建公幹兩

今可見彼一

詩雅趣

言言不遺

書

四

卷十

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
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莫。係。漢。漢。為。已。補。試。也。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
寸。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顧。仁。若。及。孤。虛。心。回。意。以。
忘。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泰。復。之。義。易。不。言。泰。復。言。相。引。夜。能。明。道。也。濯。鱗。清。流。
孫。月。華。曰。筆。勢。洞。達。說。利。害。明。切。雖。不。及。孔。璋。之。結。詞。而。其。

何。義。門。曰。在。文。選。中。甚。後。婉。在。兩。漢。中。為。卓。元。
邵。子。湘。曰。元。瑜。之。機。乘。勢。恐。喝。耳。元。瑜。此。書。高。敗。軍。之。後。有。
信。難。於。措。詞。者。○。說。英。雄。之。徒。全。以。情。諷。理。益。令。人。心。折。固。
不。當。以。形。勢。自。夸。而。已。于。此。見。元。瑜。之。工。
方。蘇。海。曰。獨。魏。不。兩。立。從。無。使。命。往。來。矣。言。對。魏。之。文。可。為。
二。豈。豈。則。占。此。悲。末。隄。以。邛。置。自。然。甚。廷。書。本。意。計。文。淋。木。後。
判。辭。其。則。可。甘。志。更。於。又。思。受。吳。之。兵。魏。笑。割。津。道。氣。壯。壯。
極。讀。八。千。發。聲。善。秘。恨。入。與。以。鞭。百。小。怨。不。氣。壯。壯。前。其。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吳質字季重。曹魏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按朝歌今衛輝府。

五月二十八日曹無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局。道。也。願言

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

南皮之遊。南皮。縣名。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自氏。彈碁間設。終以

六博。六博。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西京雜記。成帝好蹴鞠。群臣以為勞體。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子政作彈碁以獻。帝大悅。魏文特妙此技。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南皮所遊地。旅食南館。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五臣參作賓。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

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

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阮瑀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

重訂文選集評

書 與朝歌吳質

四三

浦曰南皮之遊。提出觸緒致書之由。

徐曰此寫景正。太子建公幹兩詩合可見彼一時雅趣。

今麇賓紀時景風扇物易通卦驗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

北遵河曲漳河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文學太子官名節同時

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丕白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孫曰只說宴遊事。文帝陳思與吳楊等往來書札。但有小致。不為大雅。昭明顧乃寬取。想以其意趣與已有相符者。即孫執升曰。撫今感舊。觀景思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盈虛之慨。正因遊覽之勝而愈深也。讀者徒賞其佳麗。猶未極才人之致。

浦曰以後來賓從烘託篇同八字裏盡篇情

魏文帝與吳質書

與略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何曰按魏志

質時為元城令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甚也三年不見。東山猶

嘆其遠。况及一作乃過之。思何可支。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

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一本

樂上有謂百年已分。去聲。已分如云分所當得。是以不知其樂也。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

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

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

浦曰親故俱逝提撰集遺文之由

即追念前書南皮景事俯仰情深

浦曰撰定遺文致書本意

孫曰評諸子文甚當文勢亦錯落有節奏此正根遺文說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亮賢行狀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

何曰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重

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徐幹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德璉應瑒字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陳琳字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

孫曰中間挿此數語於法不空然然却有姿態所謂水到渠成無意無必何曰與子建並稱曹劉以此譽也

幹劉楨字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阮瑀字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字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惜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今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

明矣浦曰漸往已竟却從後來盡地情文則在縮入存者身上所感者遠不特年往耳何曰德薄位尊年長才退所以傍得歎息也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一有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本賜隗器書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至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昔日遊即南皮之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五臣作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孫月峯曰大約傷逝者兼論文章。浦二田曰中幅論次斷續是撰定遺文之筆前段念往後段

與吳質書

悲來俯仰綿邈。細數生平。都歸切劇絕業。故味長。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魏志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

淄侯轉因人說繇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太子文帝也

方曰通篇以君子比德於玉等出大題目見所求非同尋常玩好行文妙在典切不浮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

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棄之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

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

稱美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四句本玉部論何曰山海經郭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

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四寶即白黑赤黃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果成也近日南

何曰未敢作書是正文非也魏志錄傳無此四字

孫曰淡事也却發得如此濃至筆下之妙

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會林附手也當自白書

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宏何曰魏志荀茂傳註中作閔時從

容諭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

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

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

詭奪之誑即蘭相如奉璧入秦事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

質丕白何曰錄報書見魏志註中亦作孫月峯曰不惟工說玉亦且善述情雅潤流麗絕有姿態○

此書形容已不啻賦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典略臨淄侯以才捷愛幸兼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

今二十有五年矣何曰言少小者非謂自少篤好蓋言故吾非今吾也是以篇末又引子雲壯夫不為之語然今世作者可

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

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典略北作大足下高視於上

京並見德祖答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

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吾王謂操也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

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

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

何曰不閑者不可加以妄譽不達者亦不畏其妄毀樂相知之

譏彈異流俗之好尚此作者自信于心者也孫曰以子建之捷猶勤改竄如此何可輕易言文引與丁對答輕省圖微不見痕迹此是筆力高處

張曰知文者乃可論文南威四司季緒張本

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唾余也世論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即今人多因相字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訂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若人為敬禮也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何曰佳惡與略作佳麗言我自潤飾之益後世論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即今人多因相字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知推而遠之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文章志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訶文章倚以撫炙利病稍偏引也昔

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

說使終身杜口田巴齊之辨士也魯連子魯仲連往見田巴田巴終身不談七略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劉生之

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魯無歎字人各有好尚

蘭茝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百氏春秋人有

大臭者親戚妻妾無能與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黃帝樂六莖顛頊樂之發衆人所共樂而

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墨子有非樂論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

相與夫街談巷說孫曰相與二字無當疑有誤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擊轅野人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

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揚子法言雖

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

何曰蓋以仲連屬德祖

業留^{五臣}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表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與略非作此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惠施出莊子喻

楊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孫月峯曰。亦有華有鋒。第鎔鍊力尙猶未至。何義門曰。氣焰殊非阿兄可望。

方伯海曰。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作難知難。自知尤難。其中之詞賦。尤屬小技。故楊子雲亦薄之。而不為篇中抑揚盡致。未以立功立言雙收。用意正大。但出自子建之口。亦屬空談耳。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典略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常調常戲也。何曰。謂官之常調也。雖讌飲

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

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善觀作歎。鳳以喻文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謂蕭

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篇曹文吏衛霍武臣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

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本新論引以喻季重壯志。雖未必佳。且自快於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

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淮南子。雷水足。以溢壺。檣而江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

矐靈日也。意節速移也。面有逸景之速。逸過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

孫曰。自有酒如一時。池有肉如坻脫也。胎來。

以上敘與質由
奮而別

義和之轡太龍日車義和日御也折若木之華若木在崑崙山言折取若木以蔽日使之遠却閉濛汜似之谷若木在崑崙山言折取若木以蔽日使之遠却

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治謂朝歌也可合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注皆文曰

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治謂朝歌也可合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注皆文曰

此見佳文唯少
方見珍貴故要
諷誦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方曰此從朝歌
生情左顧右盼
極行文之樂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無是譜入音樂者乃一申事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善無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張

孫曰語峭

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而行。而一非良。王良樂伯樂之御。喻賢無改已之行也易民而治。

此勉以治績去
路分明

非楚孫叔放鄭子產之政。見朝歌之民無不可化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孫月峯曰。陳思與季重原非真相知。故兩書類多浮飾語。何義門曰。潘云。書詞浮薄。殊無人君度。魏武不立為太子。亦自有見。邵子湘曰。先敘讌飲。次及文章。而以政事為結。高視濶步。終歸勉勗之詞。立言有體。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騶。既成儀。虧替言辭。漏渫。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毛遂自薦見史

馮諼趙三窟之效。馮諼客孟嘗君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馮諼客孟嘗君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與吳季重

以上敘贊贊
齊而別

此見作交
方見珍貴

方曰此從
生情左
極行文

此勉以治
路分明

委曲輝若春榮。滿若清風。申詠及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合意事。小吏諷而誦之。

和氏而無賞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韻。最。最。之。隨。立。言。音。韻。和氏而無賞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韻。最。最。之。隨。立。言。音。韻。

不悉卦來。瘦。麻。問。曹。蘇。白。以。夫。水。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非。禁。風。瘦。麻。問。曹。蘇。白。以。夫。水。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東阿王曹植也

先贊來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遷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

不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猗頓古之巨富人。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

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

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

重丁文。書 答東阿王

孫曰。辭雖華。大約失之浮。

夷門侯生見史。記信陵君列傳。君見國策。馮諼客孟嘗。毛遂自薦見史。記平原君列傳。猗頓古之巨富人。

邑者也。情邑愛貌以上蒼植書足下鷹揚等語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

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

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所天指子建謂已所仰賴也思投印釋

朝夕侍坐鑽仲父尼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

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西施美女比子建嫫母醜女自比也斯盛德之所

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宴飲之時也實蕩鄙心秦筆發

二八迭奏。發激彈也二八少艾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

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

其白雉。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以上蒼植書泰山為內以下數語也還治諷采

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眾賢所述亦各有志

孫曰俱似不情語

何曰歌舞妙麗豈足懾敵反言以諷也

何曰無聞下不應遽及鞍馬此處疑有脫誤

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見左襄十七年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

人聞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此答植書可介意事小吏等語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苦言即植書改轍易行之言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

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此蒼植書勉以政治意

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

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

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何義門曰書中多含規諷與公謙諸詩一味頌美者不同季重人品想高於徐陳輩

孫曰就迴字歎久淹借歌字反其意總以儒墨不同一句包之甚微婉有致孫曰排語多便覺力弱

邵子湘曰對針來書不支不漏甚為得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滿龍之子為別部司馬公琰曾過璉曰璉

璉二音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

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處士毛公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

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

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范必子賤適單父陽晝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

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味薄而厚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

揚鱗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為綸世針為鈎荆棘為竿剖粒

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過客甚謹為酒甚美縣職甚高然而不售

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携壺窺而往酤狗迎而齧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

之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論注必古之善為酒者此二事第言

魚酒二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牙伯曠師曠高徽義渠哀激。義渠西戎國名今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

甘肅慶陽府寧州

孫曰作字有疾
澁二法為文亦
然此二語以澁
妙
何口以僻事文
其深言修詞之
弊也

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灌夫字仲孺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昔幸臨魏

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露醪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適合刺史從後闔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也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

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

之望伯陽館老子廟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

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京臺高臺也方皇天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

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孫月峯曰格局小祇以微事為朕琢句為工此蓋任彥昇所祖何義門曰簡雋



孫曰一聯五言詩謝其見招却不作掃興語極有風致

孫曰兩語撮得意妙

應休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長思無所考按音稱大弟合是休璩中表弟也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闔有匪存之思

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後進也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

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

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

有由也

平門無結駟之跡

之客

無置酒之樂

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

何曰恥為宰相可對何減驪駒孫曰非字重用無字四用覺乏味

重訂文選集評

書與侍郎曹長思

五三

卷十

袁生未詳何人是璩友也推蘇薪草也

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

似周黨之過平閔子東觀漢記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即謂曹長思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孫執升曰與後君苗君曹書同意休璩特自傷其寡助耳潘岳間居原非本無宦情也築室種樹弋鳥釣魚與夫客過清談俱是熱中人語不得以樂志論擬之

應休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時廣川縣旱祈雨不得作書戲之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

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

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闕里元寺道觀也闕里疑是廣川地名淮南子註土

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神農求雨畫土龍致雨之法甲乙日不雨命為青龍東方小龍舞之丙丁日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日不雨命為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續漢書求雨之士人即泥人也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

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

矣昔夏禹之解陽盱紆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解禱以

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名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

正論
孫曰但引古就皮膚間少轉意更不據正理深論殊覺味短謂之戲良信

孫曰就彼用起
子字似失賓主
之辨

翦爪空侵肌乎。呂氏春秋湯剋夏大旱七年翦其髮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
而致雨。左傳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
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孫月峯曰只祈雨一事。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北芒山也風伯掃途。
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
涼過大夏。尾以草蓋曰茨。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扶寸肴修。味踰方丈。尚書大傳註四指為扶五臣扶作膚逍
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何其樂哉。蒲且古善弋者。便嬖古善釣者。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
以過也。京臺見與滿公琰書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桓生欲借書於班嗣。報之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一邱則天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
寤寐。汶上用閔子騫事。言不仕也。五臣發於作每發昔伊尹輟耕。鄧質
揮投竿。思致君於有虞。

以上皆言北遊
之樂

不說壞仕進曲
折入情亦自得

體

重言文選身言

三

卷十

濟蒸人於塗炭

東觀漢記鄧暉字君章汝南人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暉從次都漁釣甚歡留數十日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烏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巢父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暉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沉鈞五臣作鈞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

下善作地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前者邑人念弟

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師官授邑為衆官之師而教授鄉邑也善無令字歷

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日張安世之援遊無子孟霍光字之資七

葉內侍張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漢功臣之盛無過二氏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

越人之射耳淮南子乘舟而惑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踈愈沉又越人學

遠則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

人畜雞種黍即子路遇丈人事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遊言

以增邑邑遊言遊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

三生疎之友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夏節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為

書慎夏自愛璩白未熟悉於足下何從更得之也

孫月峯曰即淺意稍潤以雅語風調鏗然是書記佳境

前何義門曰志在歸田自覺有瀟洒出羣之概即唐文集錄註何都足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容也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

足下知其人伏下七不堪三不可聞聞足下遷可馬也惕然不喜烈

足下

足下

重言文選身言

書

與從弟君苗君肩

三

何曰劉杜可對朱阮

孫月峯曰即淺意稍潤以雅語風調鏗然

重言文選身言

書

與從弟君苗君肩

三

下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又則前者邑人倦

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師官授邑為衆官

向美門曰志在疆田自覺有難出羣之難其後卒之勞

二坐亦出於來未也之思且財至矣昧良非也不

以辭邑邑與於之田空以爲意謂開土宇吾欲生焉隆

未可
何曰隆林何權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推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

惡焉

康曰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山欽為穎川太守濤謂之曰康性行不堪任職惟康之意故為

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顯宗公孫宗字為尚書郎唐文集錄註阿都呂

孫曰良具藻鑑山於啟事中亦非草草

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已情也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

知耳狹中不能容人也方曰偶相知則不知其性不可入世伏下七不堪二不可聞足下遷謂為大司馬也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

漫之羶腥漫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

何曰只旁通直性二語已見絕交之由微露不可相代之意下乃暢言之耳

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介謂自得無悶也。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謂老子為柱下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

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何曰鄭康成解論語云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為之。邢叔明引周禮秋官條狼

氏掌執鞭以趣辟條。氏掌執鞭以趣辟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

之。以或作由。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

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

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論語論質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

而不反之論。見班固漢書贊。且延陵高子臧之風。見西征賦。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托。不可奪也。更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曰犬子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吾臣每讀尚子平

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英雄記尚長字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入山擔薪賣以供飲食後漢書臺字孝威隱武

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

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

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狂猶也。雖飾以金鑣。饗

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孫曰此處亦只寬寬泛說

方曰疏嬾二字是一篇眼目乃其不堪入世處

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

士何曾也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晉吳保持之耳晉陽秋何曾於太師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

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子素羸病君當恕之

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吾善作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

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

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汝都再徵戰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都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

危坐一時痺不得搖痺濕病也性復多虱虱把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

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孫曰此下乃入促節
孫曰七不堪屬禮二不可屬法
孫曰信筆掃去惟只以道得實便生能動人自是千古一奇

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

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去傷

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

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

客盈坐鳴聲聒耳聒音宣也麤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鞅掌衆多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一也何曰會顯改顯為從潘本不知何據否則幾不可句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

與山巨源絕交

何曰非湯武薄周孔不過莊生之書論耳而鍾會輩遂以為指斥當世赤口青蠅何所不至然適成叔夜之名矣

孫曰好風度

孫曰如此排語
却是晉魏間常
調

重言文選集註

弄

卷十

信之。本草經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所樂餌木等事所懼即九患也。夫人之相知貴識其

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見莊子天地篇。仲尼不假蓋

於子夏護其短也。見家語。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穎川徐庶字元直母為曹

公所獲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庶名福此不言先主而言孔明與先主一也。華

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魏略華歆字子魚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

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五臣足下度內

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交身無所用之章甫冠名已

孫云此語涉侮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莊子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嚇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

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

自試五臣有必字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謂死也則已耳

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

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亮如何可言

悵悵今但守陋巷一作廬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五臣有離字闊陳說平生濁

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翏之不置翏適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不過

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

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

直丁文選集平 書 與山巨源絕交

孫曰說情事真
實可味
方曰寃字妙甚
欲以榮其生反
以速其死
決言不可之意
曲曲寫出言並
非好高辭榮直
是多病不能堪
耳所以絕顧望
之意也

孫曰三耳字連用自是不劉削一種風調却勁快可喜亦未嘗不具法

孫曰取喻太傲

孫曰雖涉輕肆然亦却有姿態

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不求富貴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以多病而欲自保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欲不營之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黃門閹人本絕陽道豈得稱貞康自喻也何曰黃門不男者也矣辛雜志引佛書甚詳若趣平聲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宋有田父常衣濕簣至春自暴於日當雨時不知有廣夏隕室縣獮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賸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哉菘甘其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菘於口慘於腹衆晒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吐胸臆乃遂成一段偉迹其文格宏潤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
孫月峯曰別傳稱叔夜偉容色不加飾麗而龍章鳳姿文質自然今此文亦復似之○絕交字立意甚奇彼時亦只是直何義門曰意謂不肯仕耳然全是憤激并非恬淡宜為司馬昭所疾也龍性難馴與阮公作用自別

苞白益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也
禮取滅前見左傳傳解郭伯內稱聖以遊楚多非街盤素以同降故連用之耳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實今廢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漢大德故曰炎精相靈
失德久矣豈能與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暗矣通於之類亦是
刑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孫曰三子
用自是不測
一種風調雨
不具法

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
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言不富貴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因欲離事

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月之正在廣度之士而欲不富貴也豈可見黃門而

稱貞哉黃門關人本德陽黃門也若趣平聲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宋有田父嘗大寒者至

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

取起越也謂對漢應與到公卦用自恨

向善門曰意謂不肯卦耳然全長對燃非非卦燃宜燃同思

也謂觀其數如一月卦其文林是也是古今一篇大文

孫子判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吳苞合孫楚作書與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

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

禮取滅並見左傳按鄭伯肉祖牽羊以遊楚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傷忠告之

實今麤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漢火德故曰炎精桓靈

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塗炭之艱於是九

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太祖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

魏武旨操也

先言漢

次入魏

盛陳魏勢作一

末

孫曰琢句有之

第稍失之碑以

此便覺支氣緩

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嶽帝王居之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重光謂文帝也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

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人知中國擾亂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謂與吳通也乘桴滄流一作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

朔上貂馬延乎吳會葛越草布也出於吳貂馬遼東所出公孫淵與孫皓以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弦十萬

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

王司馬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

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

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

八司馬懿

振一筆作頓挫

孫曰嘔詆偏安甚妙彷彿賦意

後漢書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有也字吳之先主孫堅也晉書主作祖起自荊州

時擾攘播遷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二山名遂依邱陵積石之固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宗東西唱

和去聲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

終始相國晉王即司馬昭也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

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迷入其阻毛詩註深也并

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

魏志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大破之斬瞻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劉禪請艾降勅維降會

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

闕球琳重錦克於府庫夫號滅虞亡見左傳韓并魏徒見史記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南中嶺南也吳志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

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更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

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謂昭侯吳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

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剝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

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電邁言急也晉書上作相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一作卑文王

退舍左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

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靡然改容祗承

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論意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

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一作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一作燭日旌旗流星

苞也秣陵今江南江寧府上元縣

直丁文選集平書為石仲與孫皓

張曰得此一段飽快

方曰以上言降之利以下言不之害

出所產木少方曰以上皆以兵威脅之

緣曰但矜誇伐木多遂忘却露

倚曰蜀錦始自漢時故有錦江之名

方曰以上言蜀亡下則以蜀例

請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此明已所以致書之由
孫曰有風度

遊龍躍路歌吹盈耳游龍馬也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
地渴賞之士會賞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
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
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命附見其已困扁鵲
知其無功也命附扁鵲皆古良醫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孫月峯曰雅密有之不若元瑜之宏壯
何義門曰自是大木不減孔璋其源出于詞賦故雅麗過之
方伯海曰按書與檄不同檄則列木人之罪狀問其君臣上
下之心書則只從道理反覆曉諭使知去逆就順耳是時西
蜀已亡魏之視吳如砧上肉直以威力脅之來降故氣極凌
厲詞極抗倨不為一切誇張聳動之說形勢使然也文之氣
體最為疎宕

邵曰一本作呂
安與嵇叔夜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時太祖逐安於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也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時紹以太祖惡安又康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於景真實安作也此仍曰趙至從舊本耳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誦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聘西遊於秦邀於郊

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問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後漢書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宮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此以至刻為及關升邱為登岳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

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一作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

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托尋歷曲

阻則沉思行結乘高遠眺則山川幽隔晉書幽或乃迴颺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

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

寫征行景象殆盡
何曰後人行役
言百方翻騰不
離此數語

方曰以上極寫
行路之難此云
非所懼起下可
懼

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植

蘭芷桂林喻君子
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牙淺絃急則機易
發喻謫邪易為中傷也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土

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見鄒陽上書今將植橘柚於元朔

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龍章表服練壞不衣之國奏韶舞於孽俗固難以

取貴矣此皆言處之
不得其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謂經迥
路以下

懸鞶陋宇則有後慮之戒謂北土託
根以下也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過征

太陽最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

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驅馳行
役之人

為乃爾
張曰此自表立
功中原之志

孫曰此蓋指司
馬氏

孫曰仲悌與叔
夜至厚安得相
謂若此觀此的
當作景真

不足為貴也自經此故知
其不足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

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

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峴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自崑崙太山喻權臣也五
臣維作願吾下有入字時不我與垂

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鉅鉞也
言不加

鋒鏑而翅翮自為
推屈傷之甚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雲
肆

如雲之
布也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五臣棲
作遊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

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

丈夫之憂樂者哉

重訂文選集評

書 與嵇茂齊

五

卷十

方曰按此段明是與嵇茂齊書不是與嵇中散書其所云弄姿帷房華
崖雲肆皆言太子所居潛龍游鳳皆指太子植根擢秀布葉飛藻俯

俞曰哀音促節宛似陽關二十八字

孫曰風致有餘

據仰蔭皆言為太子舍人且呂安為鍾會所構詞連及康遂全見殺據于寶謂太
祖遂安於遠郡既逐遠郡何又見殺自當以稽紹為據則起處安自當作至白 去矣稽
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
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
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
恨亮。然知復何云。

孫月峯曰造語工。然亦覺堆積而欠活動。
邵子淵曰俯仰興懷。既有賦家風致。結處亦極似亂詞。別成
一種筆法。

俞曰此亦世
孫曰此亦世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拒梁武伯之
知勢屈降梁至是以眾降魏故以此書喻之梁書
使呂僧珍寓書於伯之邱遲之辭也梁書陳伯之傳天監四年太尉臨川王
宏率眾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伯之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棄鷲雀之小志謂齊也慕鴻鵠以高翔謂歸梁也史記陳涉曰鷲雀安知鴻鵠志哉

帶刺刀候何鄉里稻熟輒偷刈之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授面
覘人船船人所獲其左耳鷲雀小志似指此鴻鵠高翔謂出仕也昔因機變化遭遇

明主梁典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
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以應義師立功立

事開國稱孤南史梁起兵伯之與眾軍俱
下建康城平封豐城縣公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梁書陳伯之傳以為安東將軍
江州刺史建康平遣還之鎮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穹廬離帳也魏本
可奴人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

重丁文選集平書與陳伯之

孫曰一句承上就勢陡入事如截奔馬之勢甚矯健有力。嗚得醒。

孫曰是慰藉語然却中情實

何曰先寬其罪
而後陳朝廷棄
瑕錄用之意步
驟自佳

孫曰中人痛癢

孫曰自彭龍書
變來

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救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八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誇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

令反側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朱鮪事見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魏志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

刺悉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與孫權書魏志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

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

仲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不毀其先代墳墓也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

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馬行有序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漢書注二馬為駟竝刑馬作誓傳之

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氈裘之長四字梁書作異域二字

夫以慕容超之強一無超字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宋書慕容超天掠淮北宋公表

詩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霄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又王鎮惡克長安生擒姚泓

邦謂洛中與長安也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北虜北政珪也後魏書太祖道武誅珪收稱魏

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玄自平城遷都洛陽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此指後魏

武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晉中興書胡俗以部落為種類皆各取豪貴漢書注羌胡名大帥為帥方當繫頸蠻邸

懸首藁街陳湯疏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左懸頸藁街蠻夷邸間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鷺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紘登陣豈不愴恨廣雅愴愴恨恨恨者談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史記廉頗趙將奔魏思復用於趙官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武侯召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

與陳伯之

孫曰感慨有風
致略似詩賦
何曰暮春數語
令人移情正與
高臺未傾光景
相照

曰君誠知我而使我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白環西獻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武稽矢東來

唯北狄魏也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

明德茂親謂帝弟也總茲戎重五臣有方字弔民浴汭

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孫月峯曰淺顯語調鋪敘最有次第首尾勻淨雖不甚雄奇然味態固有之

大意已盡微示威德再收緊一步便覺立言有體

何曰峻本名法武在魏不能自存與女兒皆為僧尼後反服南齊

孫曰此尚是常意

孫曰就淡中寫出濃致所以妙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答往返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峻峻乃作此書答之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當時其兄竟未之致也等而

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

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昧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一有宿草將列

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御覽李康遊仙序曰人生天地之間若流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無知則止矣若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宜

樹望咸陽而西靡益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墓記恩王歸國京師後葬東平其家上松栢皆

西靡宜城記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產挽不助乃還告家比還唯有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卽季子以劍掛徐君墓事屢見前

孫月峯曰答死者書為格固奇若論文則風調好造語亦勝何義門曰此似重答劉書之序○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淪抑兀散而其文章錄于副君之選蓋當時是非之公如此其難混雖君父莫之奪也○孔坦臨終與廣亮書亮報書致祭古人雖一書不以存歿異也方伯海曰不言所答之事全從書未致而人已亡處生出感慨否則便是與死人說話也用典處亦切而流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終

